薛子庸語

庸語序

薛子庸語十二卷凡二十四篇吾師方山先生語也先生平生未嘗妄出一語遇有感觸則發言極論無少遜避然必命左右記之尋自默覽以稽其當否蓋惟恐失口於人因以爲放言之戒也久之成帙自題曰薛子庸語云謂皆平常之言而無高奇之論也程受而讀之乃知其所謂平常之

語者有至理存焉內切於身心外切於民物近而家庭州里遠而邦國天下前乎百世之既往後乎百世之將來無論細大幽顯罔不切焉允矣六經論語之懿範而非世儒淺學所可擬議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乃若斯語則類多前人所未發無蹈襲模倣之辭必非不必有德者所能有也先生自少勵志聖學潛

法先王壯而筮仕所至輒行己志字於民人而格於當路以是未究其志而歸程每見先生於晉陵之野草樹中蕭然一室淨几焚香終日危坐兢惕自修至老彌篤邇數年來雖舊游門人亦多謝去曰吾將獨處數年洗心滌慮以還吾造化也是其一念懇切惟欲盡性至命而無一毫爲人爲名之意是以先生雖名滿天下而天下之

知先生者蓋鮮就有知者者亦不過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而先生之志必期於聖賢德必合於天地心必質於鬼神誰則知之夫知不知於先生無預而斯語則寔淵源於洙泗有益於吾人可以世爲天下訓者也余故表而出之昔楊子作法言司馬君實以爲眞大儒文中子作中說程伯淳以爲極有格言試以斯語較諸二子之書其

純疵粹類天下後世必有公論余豈敢阿
其所好也哉隆慶巳巳冬十二月朔湖廣
道監察御史門人慈谿向程序

薛子庸語卷一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古之第一

薛子曰古之教者以德服人今之教者以力服人古之學者服人之德今之學者服人之力

薛子曰君子自成故成物小人自欺故欺人

薛子曰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孔子弗為依乎中庸而遯世不知孔子為之可見道在邇不在遠唯務實不務名也

薛子曰人不學不知道學不知道猶弗學也人不問不明道問不明道猶弗問也

薛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今之所謂大人君子有是心乎哉

薛子曰君子之憂樂在天下小人之憂樂在一身樂音洛

薛子曰好名者多立異務實者多安常好去聲

或問繼善成性之說薛子曰繼善者天方命於人而未有所屬也純乎理者也成性者人已受於天而具之於心也兼乎氣者也

薛子曰仲尼不見聖人而思君子不得中行

而思狂狷不見善人而思有恒卒之有恒者亦不得見焉何其難也孟子道性善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及觀堯舜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僅一出焉自孔子後寥寥千載不復有孔子者出矣豈可爲而不爲邪有志於作聖者可以動深長思矣

或問禮樂辟子曰禮樂生於人心者也無體之禮三千三百之本也無聲之樂五聲八音

之本也必欲習熟容止妙解音律之人而不求諸本心抑亦末矣解去聲

薛子曰不務存養而務問學是基址不築而立宮室也鮮不傾矣雖善支持亦何益乎不務問學而務任用是舟檝不備而濟江河也鮮不溺矣雖善游泳亦何益乎鮮上聲

薛子曰敬也者不可須臾忘也忘則惰慢之心生焉禮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離則惰慢之

行成焉是故敬者禮之餘也禮者敬之輿也敬以行禮禮以持敬斯處已無失而與人無忤矣（離去聲行去聲處上聲）

薛子曰盈虛消息聚散離合循環而不已者也達于此者斯無得而無喪矣（喪去聲）

薛子曰甚矣流俗之移人也可畏哉知人之是而違焉知人之非而從焉大都皆然亂無日矣

薛子曰墨子兼愛近于狂楊子爲我近于狷故孟子曰歸斯受之若夫鄉愿之賊穿窬之盜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夫音扶）

薛子曰君子易疎而難褻也不唯小人畏之雖君子亦或遠之也小人易親而難疎也不唯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近之也（比去聲）

薛子曰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佞言似忠奸言似信僞行似誠矯行似正非察其所安者惡

得而知之（惡平聲）

薛子曰一以貫之孔子之學也好古敏求孔子之所以能一貫也先立乎其大孟子之學也集義養氣孟子之所以能立大也（好去聲）

薛子曰富貴不能淫者往往淫於貧賤貧賤不能移者往往移於富貴是皆重外輕內而學未得力也弱亦甚矣若不變塞者至死不變者則不知有富貴貧賤而處之一矣故仲

危以不變者爲強也塞入聲處上聲

薛子曰知者動仁者靜然動亦未嘗無靜也靜亦未嘗無動也知者樂仁者壽然樂亦未嘗不壽也壽亦未嘗不樂也故曰仁知合一存乎聖知去聲樂入聲

薛子曰一念之善而位育之本立矣一念之惡而喪亡之端肇矣君子可不慎諸喪去聲

薛子曰學者爲人而天下無實學矣仕者爲

已而天下無善政矣為去聲

薛子曰君子慎獨以自適小人黨同以自欺

薛子曰十三經之注疏駁而不醇二十一史之紀載文而不理故讀經者不在衆說在會乎道原作史者不在有三長在端其心術

薛子曰人言仲尼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後世吾則謂後世亦未之行也誦其詩讀其書入耳出口焉爾矣拳拳服膺措之踐履

幾人哉

或問三才之道薛子曰天繫日月星辰地載山川草木人具四支百骸人皆知之其陰陽成象剛柔成質仁義成德而一元默運以爲三才之蘊者非窮理盡性至命莫能窺也

或問周子剛柔善惡之說如何薛子曰剛屬陽陽則明柔屬陰陰則暗剛則不惟其善者可法雖其惡者亦明白而易見也柔則不惟

其惡者可戒雖其善者亦隱晦而難測也故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友善柔損矣自修者可不審於剛柔之間以變化氣質哉易去聲

薛子曰專論神化性命而不及於制度品節者禪寂之學也專論制度品節而不及於神化性命者祝史之事也

薛子曰朱元晦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靜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會而通之其究一

也
熹字元晦尤淵
字子靜宋人
薛子曰心一也純于理者謂之道心雜于氣者謂之人心人心雖未即人欲而人欲由之萌動故曰危道心雖純是天理而天理則無聲臭故曰微此精一執中所以無閒可息也
薛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自其發於道心者可以謂之良知而發于人心者其知未必良也致知在格物學者可不猛省哉

薛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差由其所見之偏也非作僞也孟子且謂之率獸食人矣今之談孔孟而行盜蹠者其害可勝言哉勝平聲

或問孟子之學亦有致知格物之功乎薛子曰有之曰何以言之曰博學而詳說集義以養氣此固致知格物之功也

薛子曰夫人之生也無一息不戴天履地無一息不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事物之

問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其有離焉者是固之生也幸而免者鮮矣夫音扶處上聲離去聲鮮上聲

薛子曰夫人於日用動靜語默作止之間莫非易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豈專在蓍策之間而已哉夫音扶

或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薛子曰程伯淳謂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也然則尊德性而道問學又豈二事乎哉彼左朱而右陸者直淺

鄙之見抑亦可以無辯矣

薛子曰養心者寡欲務實者避名

薛子曰學而好名則議論多而不近天理不可以繼往而開來也仕而好名則法令滋而不近人情不可以任重而經遠也是故君子貴於務實務實則德可久而業可大矣好去聲

薛子曰學者寧有郊鄙之俗不可有市井之習

或問孟子言求放、而子曰心要能放何謂也薛子曰人心虛靈、身之主而廓之配天地者也放而不知、則不誠無物矣求而不能放則物而不化、二子之言夫各有攸當也或曰能放豈沒欲之謂哉夫音扶當去聲

爲學第二

薛子曰爲學者不務實而務名則失己矣爲政不務實而務名則擾民矣

薛子曰古之學者知[illegible]行事即是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

薛子曰一念不敢自[illegible]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薛子曰牛梏于臺可以干廂木植于芽可棟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薛子曰氣者所以運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

則有濁有厚則有薄薄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薛子曰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薛子曰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薛子曰君子積行而竢命守道而招毀命也

承性也命則順受於心則責成於己行去聲

薛子曰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

而抑其於道也幾矣易、幾平聲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煩無稽故也忘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凶行、易[illegible]

薛子曰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一

薛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幾平聲

薛子曰不知幾不可以與行[illegible]不足[illegible]

與有用也 幾平聲

薛子曰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好去聲

薛子曰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肅之矣道無定在鳶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離去聲

薛子曰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多能辦

事不可遽謂之才也

薛子曰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旣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

薛子曰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薛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

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理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薛子曰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貞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薛子曰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薛子曰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

之四端其一一貫矣

薛子曰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薛子曰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薛子曰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偸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薛子曰學者不患才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不患立言之不益患不足以踐之

薛子曰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薛子曰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爲得也 幾平聲

薛子曰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薛子曰信貴能[illegible]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毅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辛塞聲、

薛子曰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薛子曰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薛子曰明養于[illegible]而喪于耀勇昌于平而[illegible]

于愎

薛子曰炫才則忌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是其庶矣乎

薛子曰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僞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於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薛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挫則不折於勢忍窮

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薛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其志亦奚貴於聚哉樂音洛

薛子曰直大先伐金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薛子曰畫者象也但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薛子曰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薛子曰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或問大學衍義如何薛子曰吾人之心以一理而應萬事者也苟明明德於一心則舉而措之天下不能違也眞希元作大學衍義斥

仲深又從而補之恐未免以聞見梏其心矣雖然亦猶醫者之集方書也參互以用之而勿滯焉可也（德秀字希元宋人濬字仲深）

薛子曰聖人以一心應萬物譬如鑑中之形水中之影形影有去來而水鑑實無去來也彼逐於物者以鑑就形以水就影其不爲物所引者鮮矣（鮮上聲）

薛子曰不識不知人之本心也有識有知緣

物而生也以心應物物而不累於物則心常虛矣

薛子曰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也寂生感感生應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薛子曰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是以本心言也固有之心也勿以我心揆彼常以彼心揆彼可以周事是以彼心言也已壞之心也度人聲勿以我心揆彼三句關尹子之言

薛子曰耳無聲目無色口無味鼻無臭心無物然而有聲色臭味物者皆外感也不累於外感斯得其本體矣

薛子曰人唯無我則萬物皆我矣人唯有我則一身皆物矣無知無爲非無我也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也

薛子曰夫道也者可以兼善天下可以獨善其身非時勢之所能拘也非方所之所能限

也彼拘且限者其於道也遠矣夫音扶

薛子曰是非恒混德慾屢遷人情反覆不可測也是以君子居常慮變

薛子曰唯天下之至愚者爲能智唯天下之至訥者爲能辯唯天下之至怯者爲能勇

薛子曰性者氣之生理氣者性之成形

薛子曰聖人有不知故能無不知有不爲故能無不爲

薛子曰人於朋友之交也有以道者有以事者道交者合則就不合則去事交者雖合亦離矣

薛子曰學者勿以詞章爲文勿以拙陋爲質勿以傲慢爲高勿以汗漫爲廣庶可與入道矣

薛子曰世有養交鼓譽是已而非人尊已而卑人者可以自欺而不可以欺人也可以

人而不可以欺天下也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後世也

薛子曰聞聖人之言而不能會通腹心之疾也行先王之政而不能達變民物之憂也

世一第三

薛子曰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爲定則矣乎

薛子曰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

尤者也好去聲

薛子曰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況積德而惟馨者乎況積惡而暴殄者乎

邵文莊公謂薛子曰人嘗爲眞士夫不嘗爲假道學對曰眞士夫則眞道學也假道學則假士夫也何有於二哉曰爾之言是也但今之爲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出於士夫之上而其實非也吾故因其名而反之耳曰公但

即眞勿畏道學之名也曰爾言又是也實諡文莊

薛子曰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薛子曰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

薛子曰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

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薛子曰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薛子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薛子曰非然也以

四方人之耳目爲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爲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薛子曰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孔子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實也

薛子曰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

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法者常棄經以爲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爲俗其亦勿思甚矣

或問於薛子曰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薛子曰博施者施之博也濟衆者衆得其濟也故曰博施非難濟衆爲難

薛子曰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侈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怨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爲詩也[illegible][illegible]子爲能舉之也

薛子曰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有直而不恣斯得其道矣

薛子曰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

無財而泯沒也

薛子曰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爲巧言所入或爲讒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

徐體乾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後世無益之文不作可也南金字體乾

薛子曰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喪去聲

薛子曰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薛子曰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薛子曰畜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薛子曰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薛子曰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

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爲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薛子曰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巳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薛子曰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

恙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虗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鮮上聲

薛子曰古人於同已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已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薛子曰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幾平聲

薛子曰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薛子曰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辟音避樂音洛

薛子曰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薛子曰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

禮廢而不省者蓋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

薛子曰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貳其信

薛子曰占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僿（行去聲）

薛子庸語卷一

薛子庸語卷二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問文第四

或問文本諸行乎達諸政乎薛子曰然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誕而支離

薛子曰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

勝敵又次之

薛子曰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薛子曰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薛子曰君子了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

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
作勇五者具舉可以爲政矣
蔣子曰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
曰義三曰序四曰勸五曰愼六曰樂故不愛
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
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勸之樂惰慢之聲也
不愼之樂放僻之聲也
蔣子曰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

姦有天下之姦姦不去害斯百出矣

薛子曰古之君子其仕也爲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爲已故民失其依焉

薛子曰君子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寀實以馭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

而政行矣

薛子曰古之為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為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薛子曰周公為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荆公為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荆公不欲

爲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相去聲

薛子曰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行去聲

薛子曰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斯得之矣

薛子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薛子曰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忌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惡去聲辟音避

薛子曰懷永圖者緩急效負遠畧者遏浮言

薛子曰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

決滯汙平聲幾平聲

薛子曰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薛子曰孔子謂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以鄉人則有難與言者

在也蓋天下之鄙陋者多出於鄉人故孟子憂已之未免爲鄉人也（好去聲惡去聲　朝音潮便平聲）

薛子曰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

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薛子曰曾子啓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薛子曰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譏而艴者衆人也聞譏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熈豐之

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譏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處上聲光字君實蔡確蘇軾皆宋人

薛子曰古有之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廉士無不端矣廉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薛子曰治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散財為先散財以節用為急

蕭文奎為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己之莊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己之謙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己之仁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己之義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己之信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己乎曰子不聞

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已將何觀乎曰然而今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祥曜字文奎

薛子曰高宗未見傅説仲尼未見周公乃皆覩其貌於夢寐之間其氣類之相感乎説音悦

薛子曰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孚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

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而況於人乎召音邵

薛子曰大臣之道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比去聲

君子第五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容其法合其大不討其小其於政也幾矣幾平聲

蘇子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孔子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之爲也

蘇子曰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通字仲淹隋人

蘇子曰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郄帝秦正矣哉燕平聲樂毅燕人魯仲連齊人

或問於薛子曰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薛子曰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患之疚也張功則直之罔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直以承化非以勝人也（殿丁練反）

薛子曰詞說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薛子曰周公之制謚法善善惡惡天下萬古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薛子曰俗所未厭聖人不輙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彊行也彊上聲

薛子曰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幾平聲靖節名潛康節名雍

薛子曰古諸侯多天下繼別之支子故不得

祀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祀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薛子曰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出由天乎由人乎薛子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但

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乎不亦惑哉

薛子曰賈誼董仲舒僅相干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也

朝音潮誼漢文帝時人仲舒武帝時人陸贄唐德宗時人韓愈憲宗時人

薛子曰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薛子曰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

薛子曰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薛子曰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衡字平仲

子曰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薛子曰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司馬遷作史記 班固作西漢書

薛子曰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眞德

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或問春王正月之書法如何薛子曰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先哲論之詳矣不必紛紛致辨也

薛子曰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畧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者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誼漢人仲淹宋人

薛子曰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薛子曰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

薛子曰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其樂乎 樂音洛 處上聲

薛子曰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有師道焉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愼擇其人以授之也幾平聲

薛子曰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薛子曰遯世無悶可能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

薛子曰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舍音捨

或問曰人有言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何也薛子曰昔欒郤之後淪於輿阜而房杜子孫至有操瓢而乞者可恃乎不可畏乎欒書郤芮皆晉公族大夫房玄齡杜如晦皆唐宰輔

或問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昔人嘗欲火其

書矣其言何以至今不廢也薛子曰吾儒之言範圍天地而曲成萬物者也佛老之言蝣天地而與物俱化者也是或一道也

或問堯薛子曰大哉堯也與天合德蕩蕩乎無能名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爲天下得舜也問舜曰君哉舜也與堯合德後有作者誠不可及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爲天下得禹臯陶也問禹曰平水土而萬世允賴禹之功大矣

德衰之言夫亦有以致之後世㬥竊分爭駘民生之憂者寔傳子爲之端也問湯曰南巢之放爲生民立命厥功大矣使其遂傳於伊尹則來世亦何口實之有哉問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誠至德矣而演易以闡伏羲之秘厥功亦不細也問武曰牧野之陣于湯有光矣使其遂授之於微箕則其德豈出堯舜下哉夫扶音

或問於薛子曰巨跡生稷玄鳥生契此猶以胎生也至徐偃王則以卵生有諸薛子曰於志有之諸凡此類或出附會不必深究此仲尼所以不語怪也徐偃王周穆王時人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啣以歸母覆煖之遂生偃宮人取回長襲徐君

薛子曰人知利害而不知理義是利害亦未知也

薛子曰古人之文以明道也後世則涉於藝

矣雖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亦何爲哉若雕鏤絺繪又藝之下者也至有諧謔滑稽之文直俳優耳

薛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其煩也所以坊人心之壞而斯道之廢也禮不能坊而刑斯制矣五刑之屬三千先王豈得已哉坊音防

薛子曰六經者吾心之散見也不求諸吾心而專事於六經者罔也專求諸吾心而不事

於六經者殆也
薛子曰人非水火不生活而水火之焚溺人也人知避之富貴之活人也緩於水火而其焚溺人也則甚於水火相率趨焉而多方以圖之死而不悟哀哉
或問朱陸之同異如何薛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夫各有攸當也皆欲人爲君子而不欲人爲小人也又問薛子曰自誠明謂之性

陸子之學也自明誠謂之教朱子之學也誠則明明則誠其究一也夫音扶

薛子曰天下之治亂生于人心之邪正也故欲治天下者莫先于正人心欲正人心者莫先于明學術學術所繫豈微乎哉

薛子曰人嘗有言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誠哉是言乎

或問狄仁傑徐敬業如何薛子曰徐敬業守

經而敗者也狄仁傑行權而成者也成敗之間幸與不幸存焉也仁傑敬業皆唐人仁傑事武后敬業起兵討武后仁傑反周爲唐敬業爲武后所殺

薛子屢蹶於仕或規之曰古諺有之曲如鉤封公侯直如絃死道邊子獨不聞乎薛子曰吾之所聞者異於是人知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人知伍子胥之鐲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

也子之所聞其亦異於吾所聞乎逢音龐龍逢事桀比干事紂皆以忠諫死飛廉善走惡來有力惡來飛廉子也父子以才力事紂助爲不道武王族誅之伍子胥忠於吳謂越必伐吳吳王不聽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無極楚之讒人平王用之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後乃爲子常所殺

或問范希文居江湖而懷廊廟之憂無乃戾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乎薛子曰是非謀其政也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自不能已也

不然晉東郭祖朝魯漆室邑之女縱不憂國將不憂及其身乎朝音潮仲淹字希文宋人晉東郭祖朝上書於獻公曰願聞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祖朝曰肉食者無慮藿食者寧能免乎魯漆室邑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曰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逃

薛子曰道無精麤精義入神灑掃應對一也事無巨細謀王斷國出作入息一也

薛子曰理欲之關誠偽之限嚴辨確守可也

薛子庸語卷二

薛子庸語卷三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時化第六

或問元結時化世化之說薛子曰斯言也惘切而有餘悲者也無亦有所自矣若君子所過者化豈有是哉元結唐人謂時之化也道德化爲險薄仁義化爲凶亂禮樂化爲佞靡政教化爲苛酷忠信化爲姦謀公正化爲邪佞世之化也天地化爲祭

鑽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風雨化爲邸舍呻吟化爲常聲糞泥化爲粱肉

薛子曰願爲君子而不願爲小人者人之良心無不同也心一喪焉斯甘爲小人而自絕於君子矣喪去聲

薛子游于終南謁老氏之宮拜焉後有入者不拜亦不揖曰此異端也吾何禮焉薛子曰道之同異未暇論也但不知孔子適周問禮誠有之否有之當何以相見也其人勃然不

恍

薛子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小白奔莒重耳奔翟跡由此以致王霸不異也故曰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彼自貽伊戚患難洊臻而不知省寤者吾末如之何也巳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繫之夏臺紂醢九侯文王歎息紂囚之羑里齊桓公名小白因襄公無道遂奔莒晉文公名重耳因獻公欲殺遂奔翟

薛子曰禰衡之放嵇康之傲皆足以殺其軀

者也人之小有才者可不戒哉衡漢末人為黄祖所殺康魏人為鍾會構害

薛子曰君子進則天下治小人進則天下亂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易進而難退也此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所以常多也易去聲

薛子曰中行之士自古難得踰垣而辟猶愈於鑽穴而窺也井上之李猶愈於墦間之食也辟音避

薛子曰古者立史官以紀言動蓋欲警當時以訓後世也自今觀之其得失治亂則既與其人俱往矣後之人不知監焉史奚用哉

薛子曰誠者以誠待人謂人亦誠也而偽者得以售其欺矣偽者以偽待人謂人亦偽也而誠者因以被其紿矣誠者少而偽者衆此天下所以日多事也

薛子曰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趨一也陋

巷蹇儒與周穿名立其道同也彼乏實用而負虛名緣捷徑以鶩榮途若盧藏用种放之爲者可耻孰甚焉（盧藏用唐人种放宋人初皆隱於終南負有高名後皆陰締權貴以薦達）

荀子曰實勝而名未著君子信之衆人疑焉名勝而實不稱衆人和之君子否焉衆人多而君子不恒見于天下此賢者所以多晦而虛名者接迹於世也（稱夫聲）

薛子曰劉子澄嘗言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拘格例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但其出於已者反不逮舊以至誤國害民誠哉是言也子澄名清之介甫名安石皆宋人

薛子曰昔人有言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然哉幾平聲

薛子曰東漢之節義南宋之理學皆天地之

正氣也當時爲世大禁者由希名附和之徒維乎其間也和去聲東漢若荀爽之喜御李膺皇甫規之耻不預黨人南宋若葉夢得宇文虛中每以正心修身爲言而朱子謂其鬼念大悲呪

或問易與道德經如何薛子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道德經其庶幾乎幾平聲

或問詩與文薛子曰詩以言志先王采之以觀變文以載道先王存之以示訓六經語孟尚矣後有作者營營馳騁乎末流雖或彼善

於此亦藝焉而已

薛子曰人有恒言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也治法唯守其常也

薛子曰庸人貴耳而賤目貴遠而賤近君子則否宰我謂孔子賢于堯舜公孫丑疑孟子不如管晏識見不同而人品可知矣

薛子曰世無仲尼則少正卯終爲聞人矣世無孟子輿則陳仲子終爲廉士矣雖然仲子之

偷猶愈於正卯之僞也

薛子曰南倭北　之嚮導流民爲之也流民之甘爲寇役有司之虐政驅之也是故備寇不如撫民擇將不如擇吏

薛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傅說築于傅巖呂望釣于渭水弗能逃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歷聘列國孟子傳食諸侯弗能用也

與平聲　傳去聲

薛子領慈谿之命南歸道經濟寧遇麻城劉養和長和曰人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吾家四世爲令矣請爲子一試藥焉曰願聞教曰以嚴律已以義事上以禮待士以恩撫民以慎處僚以法御吏祭祀不爽祈禱不瀆催科不擾獄訟不苛聽言則審誣罔則刑使令則減差役則省供應則蠲奢淫則禁如此而爲令也其庶矣乎薛子受其言在慈一年而邑

大治寧波守妄取諸民而惡令之妨已也多方以難之薛子曰程子所謂不容而後去此其時矣疏改九江教授逾年遷南考功養和謂余思孝曰無論薛子之升沉可謂不負濟上之言矣爲去聲使令之令平聲惡去聲天和字養和亂緒字思孝

薛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堯舜之朱均孔氏之出妻此下愚之不移而聖人未如之何者也自修者嘗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

衆豈可以是而自委哉

或問王介甫何如人薛子曰介甫之心本欲捄民而適以害民本欲平天下而適以擾天下以其學術差而見理不徹也

或問孔孟未嘗以道學名至宋而其名始立何也薛子曰孔孟不以道學名而其所學則道也正道不明而勢窮則變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詞章皆勢之相激以成風也

宋人懲其弊而道學之名立矣然其實為孔孟之學者不多見也名實之間可不審所從哉

薛子曰久矣好勝之為患也韓退之好己之道勝則既非矣況有所好者非其道乎好去聲愈字退之唐人

春秋第七

或問春秋人才如何薛子曰齊之鮑叔管仲

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産吳之季札之數人者若遇禹湯文武之君而事之孰謂非王佐之才乎衰音崔鮑叔以下諸人皆見春秋左氏傳

薛子曰先王設學校以教人德成而後官之故天下蒙其福後世設科目以取人而學校雖設已非先王之教一旦舉而用之宜乎鮮得其人而生民多受其病也鮮上聲

或問元杜本有言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跨五帝三王之盛矣斯言如何薛子曰其知禮樂之本乎孰謂元無人哉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不仕

薛子攝白鹿洞教諸生從游於五老峰下或誦陸子靜講章而問辨志之說薛子曰子靜亦有所受之也孔子因顏淵季路侍而曰盍

各言爾志因季路曾晳公西華冉有侍而曰亦各言其志無非欲知其志而辨其趨也當時諸子志雖不同然皆欲爲君子而不爲小人爾諸生志一立焉而必欲爲君子則曰喻於義而義以生利矣志不立焉而甘於小人則曰喻於利而利以生害矣曰何至以利害言之曰修吉悖凶此固君子小人之究竟也吾恐爾諸生日悠悠於口耳之間而不着己

切身故以究竟言之欲爾志之早辨也衆政容曰是豈以淺薄待諸生哉誠懇切至到之言也

或問大臣之道薛子曰吾何知哉雖然竊嘗聞之秦誓所謂無技有容者斯其人矣漢唐以來號稱賢相者且不免於娼疾而其不賢者何足論哉宋韓魏公以歐陽學士為己之文章充是心也其庶矣乎絳灌爲相而讒賈誼於長沙衛青爲

相而黜董仲舒於江都杜佑爲相而與韓愈於山陽漢唐大率如此宋韓魏公曰琦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薛子曰先哲有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至哉言乎

薛子曰荀卿喜爲異論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子瞻之言其爲世慮切矣此豈文人之文焉已哉荀卿名况趙人嘗學于孔子門人馯臂子弓適楚爲蘭陵令其所著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歷詆子思孟軻李斯秦人相秦而焚書坑儒蘇子瞻曰荀卿明王道述

禮樂而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或問周公孔子如何薛子曰周公爲相而經制大備仲尼爲師而述作大明周公行道於一時仲尼明道於萬世其所遇然也久近非所論也相去聲

薛子曰無文王而興者豪傑也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遇文王而不興者民斯下矣

薛子曰成已成物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

世之太平者君子之心也時不能用勢不能行而人不我與亦卷而懷之耳彼得時與勢而汨沒以終其身者與賤丈夫無與也猶以軒冕驕人可耻孰甚焉

薛子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詔國人無以耄而棄我作抑戒以自警朱文公亦自言年六十一而始悟道前此猶涉疑似然則四十而見惡五十而無聞者蓋亦不可以自棄也

惡去聲

薛子曰盈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矣陽盛則治陰盛則亂

是故君子莫大乎以理而御氣扶陽而抑陰

薛子喟然歎曰昔人言清談盛而晉衰謂非老莊之罪不可今虛談盛而道衰誰寔尸之或曰始於金谿而成於餘姚也曰豈其然哉

[illegible]騰[illegible]數[illegible]考證之[illegible]

[illegible]

薛子曰吾觀方技之書有太陽之人有太陰之人有少陽之人有少陰之人有陰陽冲和之人焉此其言不誣而小道所以有可觀也然則論性者惡可以遺氣而作聖者惡可以任性哉 鮮上聲惡平聲 此見於甲乙經

薛子曰跬步不休駑馬千里矣畫地自限騏

驥伏櫪矣夫道豈若登天而聖賢終不可企及哉爲與不爲而已矣夫育扶

荀子曰三遊不生而四民各修其業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三遊生而四民不由其業則風俗流而大亂作矣荀悅之言其信然哉三遊遊俠遊說遊行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荀悅漢人也言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四民不由其業者姦民也

處俗第八

薛子曰和以處俗斯無忤矣或失則流介以持身斯無汚矣或失則厲和而不流介而不厲其庶矣乎處上聲

薛子曰自古用人者惟求德勝之士不求才勝之士惟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

薛子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雖得其真小人也哉

薛子曰爲政者必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

王之意斯澤及於民矣苟恃巳長遈巳見而矯情違俗雖有赫赫之聲吾見其厲民也巳

或問老子謂不笑不足以為道其言如何薛子曰豈唯老子哉人有恒言貪濁笑廉諛佞笑直軟熟笑剛競進笑恬退侈靡笑儉約傲誕笑謙默推類而觀可以喻老子之指矣

薛子喟然歎曰人固有達而未舍者矣未有舍而不達者也舍音捨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人皆失色伊川獨神

色泰然既及岸同舟有問之者曰公是達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敬謝之其人已去不可追矣

薛子曰國有吐握好賢之臣則有抱道自高之士國有暴虐慢賢之臣則有見惡僻咎之士非士之有異也所遇之時然也好去聲

薛子曰先王以天下治天下而不以一己治天下所以無爲而治也後世以一己治天下而不以天下治天下所以多事而亂也

薛子曰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也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也賢人或有爲而言之愚人或千慮而一得

薛子曰聾者不聞瞽者不見瘖者不言然其心之虛靈則其所聞所見所言者皆眞實也彼多聞多見多言者或不免於妄矣

薛君采以約言及所注老子因汝士廉以問於薛子薛子覽之既乃復之曰約言模擬而

涉於影響老子窺測而淆于陳言且未可出以示人也容面商之士廉曰子之言無乃過直乎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吾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也蕙字君采 清字汝廉

薛子曰甚矣眞僞之難辨也人知眞之爲眞矣而不知眞之中有僞者焉人知是之爲是矣而不知是之中有非者焉非至公至明者其孰能辨之

薛子曰德成者衕合藝成者相忌是以君子上德而下藝

薛子曰政平則賞足以勸刑足以禁治之道也政偏則賞不能勸刑不能禁亂之道也

薛子曰君天下者以文章取士則浮藝至矣以德行取士則矯僞至矣然則將何以哉故曰取人以身行去聲

薛子曰政事促迫則下不能遵矣刑罰煩苛

則人無所措矣衰世之象亂亡之道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人皆樂生而苦死天下無道則人皆偷生而甘死（樂音洛）

或問於薛子曰何爲則民富曰上下辨民志定斯富矣何爲則民貧曰上下無章民志不定斯貧矣

薛子曰作法者貴於易避而難犯救敝者貴於省事而一令（易去聲）

薛子曰古之賢與才一今之賢與才二賢而短于才者一時雖若遲緩而終可用也才而未必賢者一時雖能應辦而終不可用也

薛子曰爲國家者求賢而賢者未必至也不肖者則不求而自至也且有夤緣以進麾之而不去者矣以是之故棄其賢者而慢焉則賢者日益遠而不肖者日集矣

薛子曰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

險側而君子者也

薛子曰有外簡而內煩者有外閒而內躁者有外潔而內汚者有外靜而內動者甚矣觀人之難也

薛子曰甚矣讒譖之可畏也父子兄弟夫婦一家之內猶或未免焉而况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人倫之變多由于此風有采苓雅有巷伯君子所當三復也

崔子鍾入南都薛子訪焉論及中州人物崔子曰何粹夫不易得也若王子衡者吾嘗屬望之矣昨過儀封而閭邑之人怨焉以其建坊之病民也曰然則其平生所務者何事曰虛氣爾曰不務實學而以客氣用事雖飾情修名而必敗也崔子曰然銑字子鍾廷相字子衡

薛子曰薛德溫之篤實陳公甫之曠達賢哉

薛子庸語卷三